

人生的盛宴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們的胃口怎样。

关于人，最难了解的事情是他对工作的观念，及他指定给自己做的工作或社会指定给他做的工作。世间的万物都在悠闲中过日子，只有人类为生活而工作着。

当我坐在我的书桌边时，一只鸽子在窗外绕着尖塔飞翔，毫不忧虑午餐吃什么东西。我知道我的午餐比那鸽子的午餐复杂得多，我也知道我所要吃的几样东西，乃是成千上万的人工作的结果，需要一个极复杂的种植、贸易、运输、递送和烹饪的过程,由于这些原因，人类要获得食物比动物更困难。虽然如此,如果一只莽从中的野兽跑到都市来,知道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为了什么,那么,它对整个人类社会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的危机在于过于文明,由于取食物和工作太苦,因而在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丧失吃东西的胃口。

我每次看见都市的摩天楼或一望相连的屋顶时,总觉得心惊胆战。这真是令人惊奇的景象,两三座水塔、两三个钉广告牌的铜架、一两座尖塔、一望相连的沥青的屋顶材料和砖头，形成一些四方形的

立,矗立的,垂直的线条,完全没有任何曲线或数字,点缀着一层泥土、褪色的烟窗,以及一条晒着衣物的绳索和交叉着的无线电天线。街道很窄道,又看见一排灰色或褪色的红砖墙壁,墙壁上有成列的、千篇一律的、阴暗的小窗,窗户一半开着,一半给阴影掩盖着,窗槛上也许有一瓶牛乳,其他的窗槛上有几盆细小的病态的花儿。人类居住在这里。他们怎样居住呢?每一家就住在这么一两个阴暗的窗户的后边吗?他们做什么事情过活呢?说来真是令人咋舌。在两三个窗户的后边就有一对夫妻,每

克里希·那穆提说,人应当认识自己,按自己本来的样子接纳自己,不与人比,也不拿真实的自己与应该的自己比。这是很智慧的说法。

人从小就学着跟别人比赛、竞争,无论是小时候上学还是长大了工作,都要拼尽全力去跟别人比,比上了就得意扬扬,比不上就羡慕嫉妒恨。人们的才能本来是各种各样的,你这样强,别人那样强,即使做同一件事,还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如果人总是紧张兮兮地跟别人比拼,那就终生不会有安宁的心境。最糟糕的是,当你嫉妒别人的时候,你的心情就被彻底地败坏。因为嫉妒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它希望的一般不是自己跟别人一样好,而是把别人拉下来,降到自己的水平。甚至是幸灾乐祸,那简直就是邪恶了。一个常怀邪恶心的人,生活怎么能够幸福?

所以,根本不去跟别人比,只是照自己的样子接纳自己,才是获得好心情的不二法门。

大师进一步提出,人对真实自己的接纳,还应当包括不用真实的自己跟“应该的自己”去比,这又是什么呢?应该的自己往往比真实的自己更漂亮,更聪明,更有钱,更有名。一看这些应该的自己,心里就会马上焦虑起来,为什么自己做不到呢?自己不是立过志的吗?不是给自己定过目标的吗?不跟应当的自己相比,要点在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而不是去做应当做的事;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人,而不是去做应当做的人。只有这样,人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和快乐。

总之,大师的规劝是希望人能够有一个平静快乐的人生,他把这种人生境界叫作“道”,如果做到了,就是得了道;如果做不到,就还没有得道,还在做无谓的挣扎。

(摘自《阅读时间》)

本版所摘文章,作者地址不详,请相关作者与本报编辑部联系,以便寄稿酬。

地址:大理市下关苍山路23号 办公室电话:2183183 编辑部电话:2181773 邮政编码:671000 印刷:大理天龙印务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2511268 转 8113

人生

## 你每天到底在忙些什么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林语堂



天晚上像鸽子那样回到他们的鸽笼里去睡觉。接着他们在早晨清醒了,喝过咖啡,丈夫到街上去,到某个地方为家人寻找面包,妻子在家里不断地、拼命地要把尘埃扫出去,使那小地方变得干净。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她跑到门边,和邻居相见,大家谈谈天,吸吸新鲜空气;到了晚上,他们带着疲乏的身体再上床去睡。他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啦!

还有其他生活水平比较小康的人家,住在较好的公寓里。他们有着更“美术化”的房间和灯罩。房间更井然有序,更干净!房中有一

点空处,但也仅是一点点而已。没有太多经济上的顾虑,债务也较少,可是,同时有较多情感上的纠纷,较多离婚的事件,较多不忠的

丈夫晚上不回家,或夫妻俩晚上埃扫出去,使那小地方变得干净。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她跑到门边,和邻居相见,大家谈谈天,吸吸新鲜空气;到了晚上,他们带着疲乏

的身体再上床去睡。他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啦!

还有其他生活水平比较小康的人家,住在较好的公寓里。他们有着更“美术化”的房间和灯罩。房间更井然有序,更干净!房中有一

点空处,但也仅是一点点而已。没有太多经济上的顾虑,债务也较少,可是,同时有较多情感上的纠纷,较多离婚的事件,较多不忠的

丈夫晚上不回家,或夫妻俩晚上埃扫出去,使那小地方变得干净。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她跑到门边,和邻居相见,大家谈谈天,吸吸新鲜空气;到了晚上,他们带着疲乏

的身体再上床去睡。他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啦!

还有其他生活水平比较小康的人家,住在较好的公寓里。他们有着更“美术化”的房间和灯罩。房间更井然有序,更干净!房中有一

点空处,但也仅是一点点而已。没有太多经济上的顾虑,债务也较少,可是,同时有较多情感上的纠纷,较多离婚的事件,较多不忠的

丈夫晚上不回家,或夫妻俩晚上埃扫出去,使那小地方变得干净。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她跑到门边,和邻居相见,大家谈谈天,吸吸新鲜空气;到了晚上,他们带着疲乏

的身体再上床去睡。他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啦!

还有其他生活水平比较小康的人家,住在较好的公寓里。他们有着更“美术化”的房间和灯罩。房间更井然有序,更干净!房中有一

点空处,但也仅是一点点而已。没有太多经济上的顾虑,债务也较少,可是,同时有较多情感上的纠纷,较多离婚的事件,较多不忠的

丈夫晚上不回家,或夫妻俩晚上埃扫出去,使那小地方变得干净。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她跑到门边,和邻居相见,大家谈谈天,吸吸新鲜空气;到了晚上,他们带着疲乏

的身体再上床去睡。他们就这样生活下去啦!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希望你到都市去;在都市赚到足量的金钱,可以再回乡间去隐居。

当你在都市里散步的时候,看见大街上有美容室、鲜花店和运输公司,后边一条街上有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你闲荡了一个钟头,如果那是一个大都市的话,你依然是在那都市里,你只看见更多的街道,更多的药店、食品杂货店、铁器店、理发店、洗衣店、小餐馆和报摊。这些人依靠什么生活度日呢?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答案很简单。洗衣匠洗理发匠和餐馆堂馆的衣服,餐馆堂馆侍候洗衣匠和理发匠吃饭,而理发匠则替洗衣匠和餐馆堂馆理发,这便是文化。这不是令人惊奇的事吗?我敢说有些洗衣匠、理发匠和堂馆一生都不曾离开过他们工作的地方,到十条街以外的地方去。谢天谢地,他们至少有电影,可以看见鸟儿在银幕上唱歌,看见树木在生长,在摇曳。土耳其、埃及、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暴风雨、船舶沉没、加冕典礼、蚂蚁、毛虫、麝鼠、蜥蜴和蝎的格斗,高山、波浪、沙、云,甚至于月亮——一切都在银幕上!

(摘自《都市隐居》)

# 保护洱海是责任是美德

大理时讯数字报刊平台

www.dalishixun.com

欢迎广大博友关注大理时讯新浪微博

有新闻线索请 @大理时讯

Email:dlsxtg@163.com

中共大理市委主办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传真电话:2121743

新闻热线:2121743

13577238900

2016年11月9日 星期三

小雨

5℃~20℃

第 747 期

编辑/罗绍亮

微信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DALISHIXUN

大理时讯

中共大理市委主办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传真电话:2121743

新闻热线:2121743

13577238900

2016年11月9日 星期三

小雨

5℃~20℃

第 747 期

编辑/罗绍亮

微信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微信扫一扫

了解更多资讯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美丽乡村建设系列报道

